

深夜驚醒，我伸手摸了摸濕潤的枕頭。看着窗外烏黑的天空像一個無形的深淵將人壓得喘不了氣。唯有天空上孤星伴月為人帶來一些溫暖。我又夢到那天的事了，這是我與好友一心冷戰的第二個月。

我與一心自小相識，兩人性格相反，興趣相投，一起攜手走過無數個春夏秋冬。我們二人一起的日子甚少不快，從未吵過架。但在半年前。她不知為何時常向我惡言相對，望向我的眼中彷彿有千萬仇怨。緊皺的眉頭，刻薄的話語，我好像成了她有血恨深仇的敵人。我多次提出不滿，她也冷漠以對，我們二人的關係就此沉入冰點。直至兩個月前我的生日，她再次對我惡言惡語，我們二人終於大吵一架，不歡而散。我將頭縮在被子裏，緊閉的眼中是止不住的淚水。我們太過了解對方，因此吵架時的話總是深深地傷到對方。我不明白為何一向沉靜的一生會變得暴躁、刻薄。

天光乍現，一心那冷漠的雙眼在我腦海浮現。我心情鬱鬱不歡，只好出外散心。忽然我看見告示板上的海報，比賽二字映入眼簾。我定睛看去，是張雙人合作繪畫比賽的告示，我忽然想起一心也曾在半年前告知我要參加，我不以為然，之後我們二人關係就直線下降，比賽一事我亦再無詢問，難道一心是因比賽才如此？這個猜想令我面色一白。我低頭將樹枝踏出「咔嚓」的聲音，和暖的陽光穿透繁盛的大樹打在我身上，但我卻感受不到一絲溫暖。一心與比賽圍繞在我的腦海，我呆呆地走着。

我還沒想出個所以然來，一向熟悉的聲音促使我停下腳步。陽光在樹葉的遮掩下影影綽綽，在地板上的投影就像幾個金黃的銅錢，叮叮咚咚地打轉發出響聲。路邊的野草在陽光的照射下，顯得頑強不屈。微風吹過帶來絲絲涼意，我在那顆繁盛的大樹下看到了兩個人影。一個淚眼汪汪的小女孩坐在長椅上，她的腿上有個血淋淋的傷口，而她面前蹲着一個女生。女生細心地為小女孩清理傷口，眼神溫和，動作輕柔，口中溫柔地安撫着小女孩。這個女生是一心。我已經很久沒見過她這副溫柔得能安撫人心的表情了，腦海中只剩下她惡言惡語那般凶惡的表情。小女孩抽咽地說道：「我再也不亂跑了。姐姐，一會兒我媽媽就來了，你不用陪我了。」一心摸了摸她的頭。

一心、比賽、吵架……這些日子裏發生的事圍繞在我的腦海中，一心的表情在我腦中一會緩和一會凶惡，我想一心是否從來都沒有改變？是我誤會了嗎？心中的忐忑不安使我臉色難看，發現一個高挑的影子籠罩着我。一心忽然站着我面前關切地問：「你怎麼了？」我驚嚇般倒退兩步搖了搖頭，一心卻反手握着我的手說：「那天的事對不起，我因為比賽的準備，所以那一段時間心情都不好，還將負能量帶給你，又對你惡言相向，我不是有意的。對不起！」我看向她堅定又帶着歉意的眼神，也回應：「我也有錯，我們角度不同才會出現諸多誤會，是我不夠包容，抱歉。」

我想每個人只能通過自己的視覺與所知的信息去看待事物，總會有想法相異的時候，一

心沒有控制情緒，我也沒有包容對方，因此才會釀成誤會，之後再發生這些事我也會在未知全貌前包容對方，不會再因主觀想法而傷害對方。包容是相處不可缺少的一種特質。正午的陽光灑在地面上，形成一層金黃。我抬頭望去，一朵嫩黃的花朵落在我的眉心，一心為我拂去，我們笑着，風中彷彿回蕩着我們的笑聲。從此，我倆終於冰釋前嫌。

評語：敘事清晰，描寫細膩。